

鮎埼亭集外編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六

柳氏水經校本跋

柳大中名僉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其所校水經以宋槧手鈔極審改正錯簡如潁水篇渠水篇灑水篇皆大有功當是時楊用修王慎中之本尚未出也大中隱約衡門世莫之知歷朱鬱儀吳中珩諸人所開雕皆未問及於大中其書在洞庭葉石君家蓋二百年至康熙初始出故如亭林諸老猶未之見而渭水篇中補

魚土... 卷三十一
得脫簡四百餘字世之有功於是書者孰能如大中乎
謝耳伯拜下風矣石君儲藏甲於吳中能爲大中傳此
本亦可尚也今此本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清常道人水經一校於萬歷丙午再校於己酉三校於
庚戌蓋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鈔本者則
歸太僕家本也惜其失去第九卷至第十五卷觀其校
於燕邸於直沽於中州於雷臺用功亦勤矣清常藏書
最富身後多歸於錢遵王而是書之傳則葉石君之力
也今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得清常道人三校本一勘又用柳大申家鈔宋本再勘亦自石君處戊申正月三十日畢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山中所聞見如李龍眠三馬米元章楷書寶章待訪錄其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一楷趙韓王家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詞其聞而未見者也此皆寶玉大弓嗟乎何日得盡觀以暢予懷記以俟異日孫潛

柳趙諸本皆以國初始出而集其成於潛夫其功最

篤讀其跋語兼知石君之好事想見國初文明之盛
稽古之士日得所未見以恢張耳目不禁神往予遊吳
下問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矣潛夫名潛字葭園
一字節生又曰知節君今是本亦藏小玲瓏山館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義門先生水經三本予皆見之其初校本以甲戌未見
所學猶不免竟陵習氣也再校本以丙子及見亭林所
訂則進矣三校本以戊戌更進矣以此見前輩精進之
功其述洪文惠公之言曰世無善本雌黃不可妄下則
校書之著蔡也然先生所取以校此本者亦不出胡氏

資治通鑑注及隸釋二種則尚失之隘近日杭人趙生
一清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
九域志以及雍錄齊乘宋元諸圖經斯後來居上矣

再跋何氏水經

謂自東武陽出者爲一漯水自高唐出者又一漯水乃
閭潛邱之妄也謂滎陽有北礫溪又有南礫溪乃胡東
樵之妄也皆析一水而二之者也聞喜有涑水自爲一
篇雷首又有涑水附見河水篇注中則二水也而義門
混而一之雖其誤始於樂永言成於顧景范然以義門
之審而不能正以是知讀書之難

三跋何氏水經

汨羅之汨讀如覓汨沒之汨讀如骨而字則同其作汨者音弋本作昂說文曰治水也孫愐乃謂汨羅之汨卽汨字讀如覓而汨沒之汨讀如骨謬也二汨同而汨別是一字戴侗田藝衡則合而一之謂汨卽汨又非也汨非水名上林賦曰澤弗宓汨南都賦曰溲淚滅汨是也義門精於小學而亦誤主孫說當以郭氏佩觿正之

沈氏水經校本跋

國初諸老皆有水經校本如顧亭林宛溪胡東樵黃子鴻閻百詩劉繼莊而俱無傳者惟亭林之本見於何氏

所錄黃氏之本相傳入於新城池北庫中獨涓水沔水
二篇行於世繼莊竟脫落若東樵宛溪百詩之本雖未
見而其所證據之旁出者頗多紕繆東樵其尤也茗中
老友沈君繹旃少與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屬
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繹旃欣然攜之至杭并亡
友董訥夫之本以來訥夫亦義門高士也繹旃與予討
論浹旬遂畱置予插架中其發摘譌誤如緒姑水檀臺
岡瓌侯亭橫山并漢功臣表鄆侯之誤音爲多不特有
功於善長而已予於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繹旃通家
子則趙生一清不意叢殘讎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

也夫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漸江水篇錯簡狎出故不可讀其實善長之纏絡亦可按也漸江固至錢唐而止然其江浦則由靈隱而阡湖而臨平而禦兒而柴壁而及於東岸之固陵而查瀆其自西陵湖而下始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而後由永興以入越由是而山陰而會稽則了然矣試讀江水篇江浦江澁不知其若干也曾是漸江獨無之乎迨隋人改爲運道而遺跡不可攷矣先贈公曰固陵之西地名柳浦有橋曰跨浦六朝時以堞防之以官守

之至宋時橋址尚在見於胡氏通鑑注乃江浦之水口也此千古未發之佳證因釐正之以授先君子自此得改次焉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此與漢志合亦與鄭注水經合唐人盧潘引漢志始作黟縣南率山蓋因蠻字之相近也黟人因而爲之目曰率山曰率水而并改山經之本文曰在率東則誣甚矣今之爲黟志者莫不以率山率水裝點地望而不知其非也漢志具在豈可以一人之異同而擅改其

文乃并改山經以就之乎當東漢之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故曰蠻中賀齊諸葛恪傳可攷若以爲率他書所無樂史太平寰宇記始列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曾是以羅存齋程篁墩司志事而尚不能攷正燕說乎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漢志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酈善長曰闕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漸江今無此水按武林山者今之靈隱山也東入海則是絕錢唐江而東至於今山陰縣之三江閘口乃其入海之道不然不得云東入也如此則不滿二百里安得

有八百三十里由錢唐至吾甬上之海口過今郡之三亦僅五百里終不得八百三十里也斯其爲記錄之誤無疑此句當是錯簡在太末縣下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計其所行蓋約略得八百三十里之數至於錢水則其實非山水蓋卽江水所謂錢唐蓋卽錢水之塘而流傳華信誑衆之事妄也武林山水則故山柳浦以入江今入隋運河中亦非如吳地記中所云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漢志於浦陽之水曰柯水則今曹娥是也曰潘水則今錢清是也曹娥之流由諸暨而嶮直與句章接則嶮浦

岷浦漁浦剡溪篔溪胥會之矣其又東之水見於漢志者惟句章之渠水而鄞鄮閒無述之者乾道圖經以來皆不及也予攷鄞鄮閒之水皆江水也其在今奉化之境者漢之鄞也曰奉化江其在今之鄞境者漢之鄞也曰鄞江其在今之慈溪境者漢句章之西界也曰慈溪江三江而外皆以隄堰隔斷江水畜四明二百八十峰山溪之水如小江湖如東錢湖如廣德湖如花墅湖皆可以謂之渠水然皆起於六朝之後漢世所無而漢志所云渠水絕不可攷且凡水之以渠名者必其出自人力而後謂之渠如鴻溝謂之渠水邗溝亦謂之渠水諸

如太白渠成國渠蒙籠渠滄渠洵渠皆是也則句章之
渠水亦必居民苦江湖之斥鹵而引山溪之水爲渠以
利田漑無可疑也水經注序浦陽之東流至於句章而
止然其自白石山而東曰剡縣江邊有查浦東行二百
餘里與句章接夾浦有六溪夾溪崩崖若傾其卽所謂
渠水者矣蓋六溪皆箬溪之支流箬溪入浦陽而此六
溪者瀦而爲渠遂獨爲句章之望雖於前人無明文然
舍是更無水以當之矣吾鄉掌故於二漢少流傳人代
已遠三犀雙鶴湮沒已久爲可歎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漸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曉然若無水何以有浦又何
以有埭又何以有橋既有之則知其與臨平湖合不
難矣由臨平而達禦兒之柴壁江水亦合谷水而下至
於柴壁渾濤東注以趨固陵是江水至禦兒已與浙江
合許慎管灼謂謂江水至山陰始與浙江合者特要
其終而言之其實不待山陰也若以史家書法言之當
云江水至禦兒與浙江合又東至山陰入海水經以爲
至餘姚乃其誤耳或疑南江東下之道烏程一帶地勢
中高過此則海鹽又中高不知雖有高原豈無下隰江
水滙震澤而來所趨者爲諸縣之下隰不相阻也乃若

不知而作者妄爲杭志三詰三誤之編則不知柳浦之本通不礙於江湖內外之纏絡多作葛藤益可以箝其口矣攷善長於沔水篇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南江又至餘暨東合浦陽江今誤本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浦陽江遂不可曉

水經濟水篇跋

說文四瀆之涉步聲常山贊皇之濟齊聲絕不相混漢志所引禹貢職方古文皆涉也惟贊皇之濟則別焉自應仲遠誤合之然酈善長卽已非之而徐堅於初學記辨之徐鍇又辨之王應麟又辨之陳大猷又辨之雖浴

譌莫能改正要之混涉而爲濟未聞有以濟爲涉者蓋
贊皇之濟在漢志本名石濟續志始脫去石字但稱濟
水也不料樂史遂從而甚之反以濟爲涉而引衛詩以
證之夫衛封域中有涉水無濟水衛女不能出宿於贊
皇瘦陶之間也諒矣且樂氏以餞禰之禰爲曹州之大
禰則其去出宿之地益遠矣是自相矛盾也張自烈不
能辨王圻亦竟承樂史之謬顧祖禹又承王圻之謬其
失大矣

水經澠水篇跋

水經澠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入潁說文曰異聲而說

文又有灑水亦出河南密縣入潁則翼聲也乃求之水經無所謂灑水者而徐鼎臣注則灑水亦讀作翼聲與說文戾乃攷之鼎臣之前先有師古其於地理志密縣下灑水亦曰翼聲與鼎臣合及細讀善長之注則曰時人謂灑水爲勅水以音相類也則善長亦讀作翼聲故與勅混若異聲又何混焉愚竊疑灑水卽灑水也故自潁水及洧水灑水之入潁者並不聞更有灑水說文偶誤重出而異其音徐氏亦覺其非而改之但未及申明之此其失耳後攷之小學諸家則戴侗曰灑卽灑之重文其說是矣

水經世水篇跋

許氏說文言水皆有依據惟以汜水爲禹貢之灘水入泗又以滎播之播爲潘水是二大錯而餘無之至其言泄水則有難曉者其曰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北入氐泄水之出博安是也而洵波不知所在爾雅過爲洵則當是過水之旁出但過在淮北泄在淮南隔岸相望而不相就許氏安所指乎又自漢後不聞有氐水惟淄水一名泚水見於左傳乃淮水上流之分支雖同入淮而泄水不能入之旣而思之許氏雖誤然誤亦必有因蓋其所謂入氐者非泚也乃泚也水經泚水篇亦嘗誤云泄

水入泚至酈注始糾之寫本之誤又以泚爲氏則益不可通耳據酈注則泄水出博安入濡須其言有據故注引說文最篤而于此條不錄有以也夫

病中忽悟得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攷泄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出也乙亥五月又題

水經江水篇跋

江水失去第四篇而青林湖以下水竟無攷胡東樵閻潛邱不知其闕乃謂已見沔水篇者真妄言也沔水乃北江之流而中江將安所歸二老窮畢生之力以治水經不意其作此鑿語也按說文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北

入江今不知冷水爲何水也又云簿水在丹陽今不知簿水爲何水也其可攷者惟溧水見說文亦見漢志應邵以爲南湖蓋今之丹陽高淳石臼諸湖也廬江之北湖見漢志則樅陽湖也而陵陽之淮水卽秦淮則已見沔水篇矣攷漢志宛陵縣下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漢志之清水疑卽說文之冷水也其地俱合應劭誤以此冷水爲冷道之冷水故臣瓚非之曰宛陵去豫章北界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冷道而後入江師古以瓚爲是不知此乃丹陽之冷水於豫章以北何與乎杭人趙生一清曰清水蓋今清弋江

一帶頗爲近之

水經瀉水篇跋

瀉水一名灑水乃牂柯江之下流分鬱水豚水諸川入於交州復至中土歷三十六灘而爲瀉水本無所關於湘水其必引湘水而通之者秦史祿運漕之故也故湘瀉所以通專在於零渠水經不知遂謂湘瀉同源此大謬也范石湖曰瀉水南下興安地勢高與湘水遠不相謀史祿始派湘之流而注之瀉使北水南合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碛中壘石作鐮背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瀉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

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閒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飯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之巧無如此渠石湖之言足補善長之遺兼糾柳開輩之謬

水經涑水篇跋

水經之例凡羣水合於一大水者皆詳志其源流若別自有篇者雖於大水志其會歸之地而不復詳以本篇自具也涑水別自有篇者也出於河東聞喜縣黍葭谷過周陽又過安邑又過解縣而注於張陽池此其源流也乃河水篇中河北縣又有一涑水水出縣之雷首山

西南流亦曰雷水逕桑泉俗謂之陽安湖水而西南流注於河其源流各別蓋聞喜之涑卽洮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在陝州夏縣北四十里者是也河北之涑水則雷水亦陽安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河中臨晉縣東十二里者是也近人竟合而一之樂史曰涑川自聞喜接河中而顧祖禹曰涑卽絳水下流自絳歷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至臨晉縣界合姚暹渠而西出經蒲坂又西南注於河名陽安湖水蓋自猗氏以上皆洮水之源流也自臨晉以下則河水篇者是已此在水經一百二十餘篇中一大疑案而未有疏晰之者愚讀涑水篇但

言涑水入張澤而不言張澤之所入又曰西北去蒲坂
十五里然則聞喜之涑水所入正與河北之涑水所出
相接而又皆名涑水道元不細剖之乃兩處竝引左氏
伐我涑川之語則道元已自蒙混矣況千餘年後乎厚
齋雖兩列之而亦不甚了了遂日益無徵及讀唐志虞
鄉縣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薛萬
徹所開自聞喜引流入臨晉以溉田乃恍然曰斯兩涑
水所由合也則前此聞喜之流竝不與臨晉通蓋至唐
而始合也故鹽池圖說曰涑水中尾多窄至臨晉而山
溪諸水咸注之不知涑水本至張陽而止所謂中尾多

窄者出於人力之通過此則又一涑水也若左傳之涑川則原在聞喜不在蒲坂蓋王官城亦在聞喜也惜不起樂顧諸公而語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胡梅磻曰人苦不自覺前人之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斯言真克已之論梅磻是注世人宗之罕敢議者顧宛溪始摘其數條而未盡中其失也予細讀之則不止宛溪所舉而已如東燕之石濟乃河水之支流而以爲四瀆之濟求桑邱不得而竟以汝南之下桑里當之英布爲漢軍敗於洮水之上洮水乃泚水之

誤而梅礪以爲零陵之洮水他若以秦之廣陵屬九江直是無稽之言予少時聞之慈水前輩馮君明遠極言是注之失而未及叩其詳稍長亟欲盡其說而馮已逝矣竊思一一彈駁勒爲糾謬一書病廢不果但梅礪注之佳者實多予之欲糾之者正欲爲其功臣也安得稽古之士成予志乎

題讀史方輿紀要

以汧水爲禹貢之灘水其說出自許叔重果爾則鴻溝自古有之實與酈氏禹塞滎澤之言相表裏然世儒無信之者唯東坡頗然之不謂顧宛溪亦主其說并以之

改職方謂豫州其川滎洛滎非滎澤滎與澗通卽汴水
則近於謬矣其言三江主松江婁江東江言九江主湘
江皆未當而謂英布所敗之洮水卽震澤之洮湖尤舛
宛溪地學實出東樵潛邱子鴻之上綜羅旣多不能無
錯然此則其大者不意其失言也

鮪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二終

鮪埼亭集外編

卷三十二

四

鮪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七

題哀江南賦後

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鶉首賜秦爲天
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後世有裂冠毀冕之
餘蒙面而談不難於斥新朝頌故國以自文者皆本之
天醉之說者也卽以其文言之亦自不工信之賦本序
體也何用更爲之序故其詞多相複溲南直詆爲荒蕪
不雅學子信少陵者多其肯然溲南之言乎若顏氏觀

我生賦實勝於信蓋深有愧恨之意而非謬爲支言以欺世者予嘗謂近人如東澗信之徒也梅邨則顏氏之徒也同一失節而其中區以別矣

題蘓若蘭迴文詩

臧榮緒舊晉史載竇連波妻蘓若蘭迴文詩八百字名璇璣圖見徐堅初學記所述崔鴻前秦錄蘓蕙始平武功人陳留令道賢第三女年十六歸竇酒酒甚敬之及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坐事被徙流沙蕙因織錦爲詩寄之實與臧書相合則天大周帝製乃謂滔妾趙氏有寵蕙摧辱之已而滔鎮襄陽遂獨攜妾之任絕蕙音問

蕙悔恨作此詩文選注引詩序又謂方滔徙時誓於蕙
不更娶既至沙漠背其約蕙作詩以贈三說不符然臧
崔生六朝相去不遠較之隋唐以後之言似可信近見
阮亭先生池北偶談所書於此詩同異未備因摭一則
以佐攷證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予嘗以歐陽公唐書嘆天復天祐後無節義之臣推原
於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盡有以致之然恐當時尚有
其人特遭五閭喪亂遂失之耳因追爲搜緝補作唐遺
臣一卷其已見於史者曰司空侍郎圓韓侍郎偃羅隱

梁震輩此外尚有如孫邵陳向之徒尚得十餘人亦稍
慰歐公之憾然莫能盡也韓侍郎丙寅在福州有贈吳
顛尊師詩曰飲酒經何代休糧度此生跡應常自浼顛
亦強爲名道若干鈞重身如一羽輕毫釐分象緯袒跣
揖公卿狗竇號光暉漁陽裸禰衡笑雷冬鬻震巖電夜
珠明月滑侵簪冷江光逼履清半酣思救世一手擬扶
傾擊地嗟衰俗看天貯不平自緣懷節義可是計烹烹
議論通三教年顏稱五更老狂人不厭密行鬼應驚未
識心相許開襟語便誠伊余常服義願拜十年兄斯人
非唐之貞士棄官隱於黃冠者乎雖其名不可攷然當

附之司空諸公之後致光又有送人棄官入道詩云社稷俄如綴雄豪詎守株忸怩非壯志擺脫是良圖塵土畱難綴纓綬棄若無冥心歸大道回首笑吾徒是亦一吳顛也然則其時之埋形晦迹竟與草木同腐者豈僅此哉豈僅此哉

跋韓致光閩中詩

劉後邨曰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按王氏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後邨之言是也而尚未盡致光以丙寅至福唐主黃滔家丁卯唐亡戊辰尚寓福唐己巳寓汀州之沙縣庚午寓尤溪之桃林辛未

而後始至南安則其在福唐亦三年又二年而居南安耳然致光之居南安固不依王氏卽居福唐亦非依王氏何以知之王氏固附梁者也致光避梁而出豈肯依附梁之人故其嘆郎官之使閩者曰不羞莽卓黃金印翻笑羲皇白接離鵲詩曰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驛步詩曰物近劉輿招垢膩風經庾亮污塵埃喜涼詩曰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鬱相凌太平悽悽詩曰嗜鹹凌魯濟惡潔助涇泥閑興詩云他山冰雪解此水波瀾生豈但於王氏無一毫之益且危疑百端矣讀詩論世可以得其情狀也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是論在永樂大典中其言唐憲宗以後遺詔擇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謀皆左右近密建議既定然後書奏令大臣署之民間謂之車轂狀宦官謂之金輪圖嘗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一門三百口在於今日遂代署之宦者喜亟命以清列

按通鑑懿宗咸通十三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奉天趙隱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罷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曰懿皇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是卽希濟所指也唐書但稱宦官等矯詔立晉王儼不言所殺何

王亦不及趙隱得此論可以補其闕唐宰相表隱三子光逢太常卿光裔膳部郎知制誥光胤駕部郎光逢相梁光裔相南漢光胤相唐未知代署者爲誰隱爲相二年無一事可紀車轂金輪亦異聞也

書程尚書子糾辨後

晦翁以朱子稱乃其歿後羣弟子推而呼之者同時張敬夫呂伯恭陸子靜葉正則陳同甫陳君舉薛季宣程可久諸君大都皆曰元晦耳程泰之尚書仕孝宗時其卒在晦翁前而辨子糾事乃有朱子之目予疑是文非尚書筆況張清江乃晦翁弟子所著春秋集注尚書不

及見而辨中亦及之其爲捏造明矣尚書遺籍如禹貢圖論易原詩論北邊備對衍繁露雍錄予俱見之惟此乃載於文獻志者未知其何所出竊欲質之博雅君子

范少師式齋墨蹟跋

宋少師式齋范公楷在理宗朝爲名臣詳見袁文清公慶元志其詩則予未之見也乾隆癸亥其九世孫核得其墨蹟一咏梅花絕句一咏茶花絕句其後鈐以清白家風私印是卷在范氏爲世寶在吾甬上足補耆舊之闕亟錄而藏之先公搜甬上前輩詩在臬堂簿錄之外數十家其風節文章之著者尚書豐清敏公舒中丞嬾

堂王宗卿珩蔣中奉璿鄭魯公若冲太師史文惠王朱少師翌張于湖袁正獻公正肅公陳侍郎和仲史春坊友林陳參議西麓皇甫處士東生程教授時叔兄弟程侍郎徐紀助教堂鄭教授駒其餘不甚見稱於世若陳晉錫者尚多有之今得尚書之詩恨先公之未見也若鄴江先生詩見於荆公墓志者是王氏子孫私撰託之荆公非真筆也妄男子取而列之以補臬堂之本則謬矣核能購其先人之墨蹟以充文獻賢矣哉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有多日不得上

狀惟有瞻仰卽此冬杪晴寒伏惟侍庭春容尊履有
相萬福某碌碌乘障深媿無補惟日夜思歸當今仕
宦大抵皆難若沿江州郡則難而又難者也財賦取
辦於船稅舍之則無策征之則招謗過客紛紛有投
贖者有挾貴者予之少卽怒多則不勝其費此豈易
區處哉官中錢物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寧使人謗
且怒耳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礪有日新之益此
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九佳學
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
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

蘇士元集卷之二
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
耳匆匆通問天寒更幾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和仲
學士親家契兄侍右

右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
也正獻是帖蓋在守江州之時觀其所述過客之難於
酬應德人之言也帖尾諄諄勸讀書予嘗見延祐慶元
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
戒學者驚高遠而不覺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
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
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

袁不爾也故延祐志中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今跋此帖正可以彼此互相證明往者臨川先生昌明陸學然其病則言陸學絕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觀正獻二帖而當時爲陸學者之流弊章章如矣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東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延祐志中所載之帖跋於深寧王先生亦吾里中前輩也今是帖再跋於小子敬惟鄉社前輩大儒之心畫歷劫猶存芒寒色正而小子衰殘病廢於斯道茫無所見年來健忘昏髦古今經史日以廢業正獻是亦樓之精舍與吾家近止一葦歲時過之曷禁悚然是帖昔藏於樵

李項氏今歸於江都閔氏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舅墨蹟跋

小山堂長趙君谷林意林兄弟出示松雪家門墨蹟一卷凡七幅後有吾鄉慈水陳文定公敬宗跋又有太原傅山先生跋美哉天水之世寶也第一幅爲松雪記事子孫提領行可者第二幅爲管夫人漁父詞四首第三幅爲公弟孟碩送剛父學正之任桐川詩第四幅爲公子仲穆所書坡公念奴嬌赤壁詞第五幅爲仲穆子彥徽所書章孝廉乞粟疏第六幅爲公子仲光和草堂秋興詩八首又和若拙詩一首第七幅首尾不完然猶可

審其爲黃鶴山人王濛所作子猷雪夜訪戴圖序山人固公之甥也故附卷末文定爲吾鄉名德碩儒向未嘗見其手筆是卷以鷗波亭中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妙歸於谷林固趙氏之幸得見文定之跋又予之幸也剛父姓王氏吳人以字行有兵略其後從桐川學正徙吾慶元適方國珍來寇總管輩不能禦剛父自請分守東門累殺賊國珍以是不敢窺慶元者數年剛父去官而慶元不復可守矣予嘗嘆元史不載剛父事吾鄉圖經亦莫爲剛父立傳者僅得其概於先王父贈公所輯方氏事略予嘗過東門爲賦王學官故營詩編入句餘土

音適見孟頫贈剛父詩因牽連及之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白湛淵在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不知其爲吾鄉舒文靖公之後也生十齡以孤穉隨母養於白大德庚子任毘陵教授剡源勸其援范公例復姓未知果否然要爲吾鄉添一詩人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攷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拓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

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用也然吾讀文靖退齋
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
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
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
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卽以術
自免斯其言未知其何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
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泉人宗之如伊洛
先生斥之曰老氏之學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
卽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於道之
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

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攷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遺議予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卽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閒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於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劉文靖公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瓊山以爲幸宋之

亡黜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峰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於瓊山之說子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攷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於宋者眞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也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畱行人以挑師釁耳糠天爵以爲哀宋是也

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於存之所謂置身事
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於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
分兩國憂長纜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
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
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
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勅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
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柰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
可常每從氣韻識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
夜涼

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
句才到中天萬國明則藝祖詩也

其題理宗詩卷

曰己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醜酒男兒

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
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
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
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墨詩曰松風生哀
□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
驚溪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
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
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
七歲兒此則尚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
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

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日
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
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
南朝苦不伸沂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
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甯夢炎之徒而作其咏海南鳥曰
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
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
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
於詩其咏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綱義動英主顏鄙哉山
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

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
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
託興於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已之不當
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
蕪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
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
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已和擬古詩曰忍飢
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詬亂以猛虎詩和雜詩
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
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長吟豆田謠愁雲落崩

崖則覩時政之謬而思歸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
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
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
古英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
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於其時耳其
和咏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
來不同斟是則戒心於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
也蓋文靖之不仕於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揚雄羨管
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
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

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
竹日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
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早發濡上日別家忘再宿桑海
問何年過奉化日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
卷日知音有銅狄逸史訪金源上塚日故國無家仍是
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日陵遷谷變橫流地卵
覆巢傾死節臣毛髦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
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日灑落規模餘顯德承
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日手澤明昌秘閣收
當年緹襲爲誰畱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

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於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於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鑿語哉

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倡和詩

剡源答泉翁詩云酣歌待約東隣伴潑面晴風漲酒灑又云更有隣牆全處士醉吟能泛百杯寬是泉翁寓杭後所酬唱也今泉翁之詩自吟社而外無存者惜夫

題蒲壽宓詩

顧徵君亭林紀蒲壽窳事令人髮指明初禁錮蒲氏子孫諒壽窳之後亦同在其中可以報之矣偶見其爲浮屠刺血寫法華詩云丹書何切切滴心不滴血縱使血可乾其如心不竭蜀鳥啼作花至今萬山頽殺身以成仁遺訓有先喆何其諺爲激烈一至此也然讀之終無沉痛之意蓋膚語耳

跋楊文懿公家訊後

文懿公長子茂元得刑曹而寄之訊以爲吾始而喜繼而憂終而恨喜者以進士多外補今得京職父子足相聚也憂者以初筮仕而得刑曹人命至重恐有失也恨

者以自此恐不復讀書遂爲俗吏也教子如此可以爲天下人父之鵠矣雖然歐公與人言多及吏事不談文章則吏事亦學也公又何恨之有茂元後官侍郎稱名臣不愧文懿之教云

跋唐荆川與萬鹿園札

荆川與鹿園札三十餘紙予得其七荆川文吏而惓惓於論兵鹿園大將而諄諄於論學觀其翰札令人肅然起敬也適九沙七十生辰予無以爲之壽卽以七紙致之九沙喜曰吾家世珍也因囑予爲之跋其餘紙亦歸九沙從子西郭

跋豐考功札

考功與周中丞莓匪札言其子鏐有萬夫之勇又極言其不孝考功有愧於學士宜其子亦多忤耳然嘗見鏐詩又頗蘊籍不似勇夫何也

題石齋先生遺詩

石齋先生遺詩是人僞作其中真筆不及半但觀其湊成三百十一篇之目便是邨學究所爲強合毛詩之數者開卷便說畱侯因人成事坐據三韓千里之地漁陽鐵騎所出而不能用是其人全不識東西者陽翟之韓而以爲三韓三韓而卽以爲漁陽何其妄乎以讀破萬

卷之石齋而爲此言耶

跋王節愍公手蹟

明之亡也浙中仗義殉節之臣極盛而杭人獨少甲申之難竟無一人乙酉南都之亡家居而死者陸大行鯤庭王邵武昭平祝貢士開美死於師者翁都督也畫江之役褒卹諸忠但及大行不及邵武吾鄉董戶部次公爭之曰死一耳何以卹典有偏將謂大行係甲榜邵武係乙科耶今之甲榜而賣國者肩相望也邵武始得諡節愍今年冬杪獲見邵武手蹟於戶部家乃國難前所寫摺扇見寄者乃知邵武於戶部爲舊契邵武不負故

國戶部足報故人交有光矣自三公以死倡丙戌而後
陳太僕潛夫陳將軍萬良徐主事復儀俞主事元良周
貢士宗彝張將軍起芬姜指揮國驥吳都御史聞禮吳
太學惟修姚都督志卓姚太僕奇胤湯守道芬張都督
堅郁大令廷諫輩尚有人焉莫爲之先何以鼓其氣哉
邵武向未嘗見其手筆爲正容肅拜而觀之邵武子均
壬午鄉貢進士於遺民中最苦節亦應附志

錢忠介公墨蹟跋

往與萬編修九沙搜羅因國末造忠義諸公墨蹟獨以
不得忠介錢公書爲憾已而得其爲諸生時試義殘帙

喜而裝潢之屬予跋尾予逡巡未作九沙寓亭不戒於火是冊亦歸天上悵惋無已今年忠介嗣子濬恭得此卷乃忠介自書咏史諸作筆法跌蕩清妙爲之驚躍再拜循環把玩惜九沙已爲古人不及見此墨寶也濬恭方與予編公遺集因以是跋附之集後

錢尙書牧齋手蹟跋

尙書手蹟共十幅在馮研祥家皆與馮氏羣彥往還者第一幅云足下奇士邁此奇窮此天所以善成足下也楊大洪作秀才時貧病艱危備所不堪吾黨慷慨建豎無烈於大洪者彼固於困窮時辦此矣足下定當得力

於此其言善矣然則尙書晚節狻狷殆以少年甲第清華故累之耶其云曹生能救清漳可謂不負吾門閩人若更跳梁當置清漳於何地清漳指黃忠烈公也忠烈之被逮上疏爭之者葉廷秀涂仲吉周旋其事者彭士望以二千金爲納橐餖者戴初士黃商侯顧不知曹生爲誰幅中所及人物如錢不識孫子度呂季臣陳子木皆禾人則疑是曹給事遠思當更攷之聞有周之夔故異黨也跳梁者必其人矣振公亦不知爲誰第二幅云劫灰之後歸心佛乘急欲請書本藏經以供檢閱聞霍魯齋作守道此好機緣春夏間欲往訪之兄過嘉禾幸

爲商地主不至栖栖旅人也內典可更爲一蒐訪嗚呼
望塵于索禪力何在不覺爲之一笑第十幅云春宵一
刻先令細君滿引一杯以助千金之興細君指柳氏也
予聞之周鄮山謂牧齋年六十四柳氏年二十四歸之
客有訪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舊日風流觀此箋并前
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黃忠烈公見諸弟子有與女校
書詩者輒戒之牧齋跌蕩乃至於此宜其有浪子燕青
之誚此卷歸吾友趙六意林令予跋之予學殖荒落未
能詳覈良自媿也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南都王之明一案以鴻臚起而亦大受其累其被刑也
昂首答曰區區之誠二祖列宗所共鑒也至今聞者爲
之神傷是札云訛傳驚恐總無的確只有在山困頓聽
吾主命而已是殆王案未了時而又云在山幸本土之
人修防固守亦似可保但恐大亂當以南通括蒼爲退
步而資斧難延恐爲首陽之續則又是南都已破時而
又云大主在上必不令人枉死則又是赧王未擒時吾
友趙六意林以此狐疑令予定其時日愚以意度之鴻
臚旣還山則王之明已訊畢特爰書或恐尙有後命耳
而赧王聞江都之信奔蕪湖 大兵直下秣陵浙中亦

風鶴交警故有南通括蒼之說然尙未聞靖南消息則故君尙在也大略當如此

魏庶常子一墨蹟跋

予一書畫俱工同年孟公章明得其所贈便面以交梨匣貯珍之孟公早攀橋山之髻子一以遲蒙謗傷哉然子一致蠟書於夏峰謀殺賊而欲以唐通爲應則無知人之明矣唐通豈可恃耶若其書之工觀此便紙已得其概

無名氏手蹟跋

此札不知姓名觀其與閩人構難之語外屈其形內食

其心是黨人之多事者可以想見明季甘陵之禍

馮徵遠手蹟跋

太常馮公三子大馮君留仙卽元颺小馮君鄰仙卽元颺天下所共知而三相公元颺眉仙繼之其羣從則元颺徵遠亦其一也津撫與尙書負重望遭逢國難相繼野死於杭之湖上其志可悲矣當世猶多責備然兩公未展之志其季成之從亡不願卒以蹈海明史不能附入兩公之傳真一大漏也徵遠受部曹之命於江上事去蕉萃以死黎洲先生所謂竹梧鸞鶴困於柴水者其人亦當在遺民中偶於馮研祥家見其手札爲之泫然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昭武先生與先贈公最厚故予家所有詩箋尺牘筆頭極多然予少時但以書人詩人目先生耳稍長始悉先生之大節因爲之作墓幢之文顧里中人知者蓋寥寥矣是卷乃先生平淮碑論書以贈陸丈春明者先生之集已亡則是論尤所當存也李君海若爲其族孫以未得先生墨蹟爲憾予因贈之而跋其尾并書其墓幢之文於前

跋周鄧山先生墨蹟

鄧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銚於渾朴之

中論者以爲先生之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蓋
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雅健之目

跋林太常輓姜給事詩

蠶巷太常輓姜敬亭詩姜氏未嘗入刻予家有其手卷
蓋書以求正先贈公者乃知敬亭避地天台江干之役
太常輓之出仕監國而不赴又言吏部嘗與太常同事
姚江戎幕則戊子以後浙東山寨中事也此皆野史所
未及者足以當詩史矣

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

蕭山毛檢討奇齡有三大辨其一爲忠臣不死節文異

哉其立言也忠臣不必盡死節然不聞死節之非忠臣也世知檢討之文由於盧鎮遠宜所作續表忠記而不知其所以然鎮遠予同里先輩也初任蕭山教官其時檢討以亡命之餘歸里得復諸生名籍怨家不能忘情多相齟兀而又以制舉荒落連試下等鎮遠獨奇其才拂拭之備至檢討亦感之甚其所謂師弟非尋常學舍中人比也鎮遠所作續表忠記其初集爲趙給事吉士所雕二集爲程上舍某所雕皆與檢討論定而出者卽令檢討爲之序今所雕乃檢討手書本字畫甚拙可覆審也鎮遠遷官而卒檢討志墓亦載其事已而京師有

戴名世之禍檢討懼甚以手札屬鎮遠之子曰吾節所
表章諸忠臣有干犯令甲者急收其書弗出也其子奉
其戒惟謹乃檢討懼未止急作此辨而終之曰近有作
續表忠記者猥以長平之卒濫充國殤而假託予序恐
世之人不知將謂不識名義自我輩始故不可無辨又
改其志墓之文曰公之續表忠記假予爲序嗚呼何其
悖歟檢討不過避禍遂盡忘平日感恩知己之舊斯苟
稍有人心必不肯爲而由此昌言古今忠臣原不死節
夫負君棄國與夫背師賣友本出一致檢討之心術盡
於斯文檢討之生平盡於斯文其詡詡然落筆時蓋可

想矣檢討所作鎮遠墓志底本并其手札至今猶藏盧氏其子嘗流涕出以示予予因爲記之若以續表忠記言之其紀事誠有未覈文亦多不工雖予不敢以其同里爲之辭特檢討親爲之序而反覆如此其心原不爲書之是非起見則可駭也天門唐庶常建中日君始置檢討弗問蓋諒其非本心耳予大笑而領之

鮑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終